

適園叢書

張宗祥



通國書

張氏



園鑪詩話卷之六

古吳 吳 喬 修齡氏述

諸英俊以陳臥子所選明詩畀予曰丈丈高論請于此指其實焉喬答之曰明初之詩尙自平秀弘治已後化爲異物不可謂之詩矣獻吉立朝大節一代偉人而詩材之雄壯明代亦推爲第一其詩之深入唐人閫奧者安敢沒之如臥病一春違報主嘯鶯千里伴還鄉上句言坐獄卽退之琴操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之意也下句言人情寥落卽楚詞波濤以來迎魚鱗以媵予義山歸去橫塘晚華星送寶鞍之意也使獻吉平心易氣全集皆然予安敢不推爲唐人奉爲盟主唯其麤心驕氣不肯深究詩理祇託少陵氣岸以壓人遂開弘

嘉惡習李于鱗之才遠下獻吉踵而和之淺夫又極推重遂使二李並稱瞎盛唐之流毒深入人心不求詩意唯求好句不學二李無非二李今欲發明三唐詩道推爲禍首則予所極敬慕之偉人口誅筆罰不敢恕矣蓋獻吉本非有得于杜詩而爲之也自負其才不得入翰林致怨于李賓之見其詩句平淺故倚少陵而作高大強硬之語以反之于鱗成進士後有意于詩與其友請教于謝茂秦茂秦在明人中錚錚而未有見於唐人者也教以取唐詩百十篇日夜詠讀倣其聲光以造句于鱗從之再起何李之死灰成七才子一路臥子此選卽七才子之遺調也

唐明詩相去天壤今舉唐之最下者與明之最高者較之品

位自見許渾詩當時謂爲不如不做者也今又于渾詩中舉
最死實者如題衛將軍廟云武牢關上護龍旗挾槊彎弓馬
上飛漢業未興王霸在秦軍纔散魯連歸墳穿大澤薤金劍
廟枕長淮挂鐵衣欲奠忠魂何處問葦花楓葉雨霏霏首聯
言戰功次聯言高蹈三聯言墳廟四聯以情景結之題中之
意自足措詞無一字虛殼但渾詩俱無遠神故當時不重之
耳明初詠白燕者紛然唯袁凱第一稱爲袁白燕起句云故
國飄零事已非舊時王謝見應稀失之于泛燕亦可用次聯
云月明漢水初無影雪滿梁園尙未歸二語是操第三聯應
縱而曰柳絮池塘春入夢梨花庭院雨霑衣與次聯輕重無
別如時文之後比亦實做如中比也唐人之中二聯無虛實

者必第七句轉末句收凱不知此法其末聯云趙家姊妹多
相妬莫向昭陽殿裏飛語與起同八句中起結是燕非白燕
第三聯重出止有兩句是白燕此衛將軍廟詩如何使凱學
識大進重作此題于白燕上一絲不漏只可比崔珣鴛鴦鄭
谷鷓鴣死句未是曹唐病馬活句以無袁凱在其中畫也非
詩也詩須有爲而作非自託則寄慨寄規正德閒有妓女詠
骰子云一片寒微骨翻成面面心自從遭點污拋擲到如今
字字切題而又字字寄慨有此妓在詩中豈如袁凱詩止有
二句畫白燕乎凱詩雖非合作而猶清新弘嘉陳濁者當拜凱
以學畫凱乃拜此妓以學詩

明人見識力量只到得許渾而止未見晚唐好詩何況盛唐

空同最膾炙人口者朱仙鎮詩與許渾衛將軍廟詩何異豈有纖毫深意遠神而以盛唐自許耶

于鱗詩刪去宋人而以明人直接盛唐人今有范氏所選歷代詩亦然予謂弘嘉習氣流注人心卽此可驗

獻吉高聲大氣于鱗絢爛鏗鏘遇湊手題則能作殼硬浮華之語以震炫無識題不湊手便如優人扮生旦而身披綺羅袍子唱大江東去爲牧齋所鄙笑由其但學盛唐皮毛全不知詩故也

徒手入市而欲百物爲我有不得不出于竊瞎盛唐之謂也竊國者在前後人又竊其鉤

二李于唐詩之意在言外宋文之法度謹嚴實無所見故其

文則蔑韓歐而學史漢其詩則蔑韋柳而學盛唐故言古文
亡于昌黎不讀大歷以後一字禪者云吾參究三十年方知
識羞後之智人稱之曰好箇識羞二字彼既自以爲能見韓
歐韋柳無史漢盛唐字句故出此言總爲無三十年參究苦
心耳元美于文章以震川爲梗晚知自傷餘三公沒齒不覺
夫韓歐韋柳才豈下于四公班馬盛唐寧不可效學得其神者不
襲其形也子受體于父而四肢五官不能盡似子旣自成人
身自有引業滿業故也若搏土刻木以肖其人無一不肖本
非人身故也豈可以土木之肖者爲子而望以烝嘗嗣續也
哉昌黎學子長而不似子長永叔學昌黎而不似昌黎以其
雖取法于古人而自有學問見識也詩文在神理不在字句

古學如飲食俗學如糞溺飲食麤糲不妨唯著少少糞溺全
缶俱棄

臥子氣岸其學詩也纔知平仄卽齊肩于李杜高岑不須進
第二步其作詩也凡題皆是早朝秋興不曾有別題其論詩
也一出語便接踵于西河鍾嶸更不慮他人有不奉行者不
意學問中有如此便易事也

所謂才子者須是王子安弱冠之年學問文章如江如海乃
可稱之滕王閣序之王將軍之武庫古今惟楊升庵知是王
僧辨釋迦佛成道記貫串釋典高僧爲之挂線注釋受年非
多不知何以能爾明之才子拔茅連茹只可其黨自稱耳年
至四十須作學者若稱才子是四十而稱娘子祖珽所以取

國朝詩話卷之
四
譏也前七才子者北地李夢陽信陽何景明武功康海鄧杜
王九思吳郡徐禎卿儀封王廷相濟南邊貢

復古須是陳拾遺之詩韓昌黎之文乃足當之獻吉擣剝盛
唐元美擣剝班馬妄稱復古遺禍無識

予之深恨二李也有故天啟癸亥年始十三不知揣量妄意
學詩得某人所刻盛明詩選陳朽穢惡之物童稚無知見其
鏗鏘絢爛竟以盛明直接盛唐視大歷如無有何況開成自
居千古人物李杜高岑乃堪爲友鼻息拂雲者十年癸酉冬
讀唐人全集乃知詩道不然返觀盛明詩選無不蠟卮其外
敗絮其中自作詩與平日言論如醉後失禮于人醒時思
之慚汗無地吳地有秋根之名謂本無所知能而自以爲甚

知甚能者也如吳喬者秋根何辭年七八十一句不辨始謀
不臧致之也曾爲蕩子偏憐客是以不遮醜態而極陳之
辛未壬申子于歐蘇稍有一隙之明矣猶謂明人文不合宋
詩不違唐次年始知其謬邪說之易於惑人下愚之難於改
步如此

宋轅文北行詩曰鴻雁自南人自北一時來往月明中懷鄉
之意不言自見唐人句也臥子過陳徵君故居詩曰白楊漫
指東西路叢桂空留大小山通篇清婉不讓唐人李舒章云
青樓隨意入不信有相思清新俊逸竟是崔國輔語此選慢
世盡舉一二李之醜態以警逐臭者耳其讚美語乃是淆訛
公案機輪轉處作者猶迷人勿被三君換卻眼珠也

劉青田詩稍傷筆重而力厚思深有由心語可觀者多在明
初可稱作手楊孟載詩可比韋莊工力細密高季迪各體俱
工七律有數十篇可觀王伯安胸襟好七律得子美骨有數
十篇可觀而此中收之甚少以其不合于盛唐皮毛耳棄不
合皮毛之清新而取合皮毛之陳濁其貽害於鄉里後來者
大矣嘉定以震川故文章有唐叔達諸公常熟以牧齋故士
人學問都有根本鄉先達之關係顧不重哉

丙申丁酉予在都中與臥子高足張青珫相晨夕熟聞此集
中議論積久難忍因調之曰王文肅公之紀綱有阿五阿七
阿五之廝養曰吾天下第四人也聞者驚叩其故曰第一朝
廷第二老爺第三我阿爹第四豈容多讓少陵第一空同第

二臥于第三第四更無他人也又嘗語之曰君須進大黃一
觔瀉去腹中陳臥子始有說話分渠大不懌而無以復也青
瑤又言臥子爲紹興推官時巡按某問以明朝文人孰爲大
家對曰弇州各體俱備又問已後爲誰答曰某甲予謂之曰
四部藁如夏月大庖穢氣逆鼻艾千子之言最爲忠告君何
以不勉使深心細讀耶又不懌雲閒才藪明眼猶在決不盡
如青瑤作第四人也

弘嘉詩文爲錢牧齋艾千子所抨擊醜態畢出矣以彼家門
徑易知易行便于應酬而又冒班馬盛唐之名所以屢仆屢
起

于鱗甜邪俗賴惑人更甚獻吉凡外瞻中乾者皆其習氣所

誤也

震川之文明人之最善者也猶當讀之一過以知其造詣比古人如何而已既有暇日何不深讀唐宋人之文章耶漢魏六朝三唐之詩如連山大海而切切然于弘嘉之詩絕不可解

全唐詩何可勝計于鱗抽取幾篇以爲唐詩盡于此矣何異太倉之粟陳陳相因而盜擇升斗以爲盡王家之蓄積哉唐人之詩工所失雖多所取自好臥子選明詩亦每人一二篇非獨學于鱗乃是惟取高聲大氣重綠濃紅似乎二李者也明人之詩不工所取皆陳濁膚殼無味之物若牧齋列朝詩早出此選或不發刻耳生長三家村見百金者以爲崇愷人

縣城而知爲不然況入通都大邑乎斤二李蓋不見唐詩
耳不服者曰難道唐詩彼不曾見答曰幾曾見來有現證在
季天中謫遼左選此者作送行詩曰鐵嶺金州道路難其徒
絕歎爲盛唐予曰易銅以鐵則更勁易珠以金則更鍊何患
不盛唐張謂此詩首聯云銅柱珠崖道路難伏波橫海舊登
壇言險遠而獷也次聯云越人自貢珊瑚樹漢使何勞獬豸
冠譏求金遣法官也三聯云疲馬山中愁日晚孤舟江上畏
春寒恐誨盜又愛友也結云由來此貨稱難得多恐君王不
忍看諷黷貨勞民也其後竟有中官呂太乙收珠阻亂之事
少陵詩曾及之謂詩深廣有關係如此今乃截取一句換字
以爲盛唐呵呵讀書須眼光透過紙背勿在紙面浮去蓋此

中物如銅鑼銅鼓京師新開店面者以爲開市聚人之用
人有問作詩之法者仲默指階下花曰色而已矣其本領可
知仲默設色之善者宛似唐人以意求之方知其僞獻吉病
笨重氣又傲如對傖父酪羶蒜臭觸鼻

獻吉亦知詩妙處在有言外之意求工字句心勞日拙而所
作反是元美之譏錢起佳氣長浮仗外峰爲泛亦然

鍛者有冷鎚于成刀後細密加鎚也精鐵得此愈見堅利毛
鐵則破碎矣注釋詩文之冷鎚也有意則精彩倍加無意則
破碎不堪矣請以此中之所鄙而不收魏澤過侯城里詩與
所收之驚心動魄之李獻吉之秋望詩並注而同論之侯城
里乃方正學之故里成祖待建文忠臣自古所未有爲之臣

者既不可明言而正學之謀國不無可議事既如此又不忍
深究此其立言之難也詩曰筍輿衝雨過侯城俯仰令人感
慨生黃鳥叫人空百嘯清猿嘯淚祇三聲能融景入情矣又
曰山中自可全高節天下難居是盛名當時豈無雪庵輩而
方不容然者名爲之也盛名虛名也方固正人而非文種范
蠡謀國之才太祖拔之以付建文遂柄國政又爲道衍所薦
成祖必欲屈而用之以致言語激烈而成十族大禍是難居
也誅竄之濫及于朋友門人郡邑爲之蕭索然帝王與匹夫
言語爭勝淫刑至此大喪厥德故託之正學神魂所不忍見
則貽禍於親戚朋友之過自在其中而成祖之過舉亦自見
故結云卻憶令威千載後重歸華表不勝情澤于當時未有